梅 汝 恺 文 集

梅汝恺　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汝恺文集/梅汝恺著.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5.10
ISBN 7-5399-2111-0

Ⅰ.梅… Ⅱ.梅… Ⅲ.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Ⅳ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88965号

书　　名　梅汝恺文集
著　　者　梅汝恺
责任编辑　汪修荣　孙金荣
责任校对　纤　涵
责任监制　胡小河　张莘莘
出版发行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　　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　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　　刷　高淳印刷有限公司
照　　排　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　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　　本　850×1168毫米　1/32
印　　张
版　　次　2005年10月第1版,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　ISBN 7-5399-2111-0/I·1997
定　　价　106.00元(全五卷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 5 卷

散 文 评 论

梅汝恺文集

目　录

幼时“情结”,成年死恋
——我的“文学之路”(代序) [1]
从波兰的显克微支“拿来”
——答《人民日报》编辑函 [1]
附录一　博观约取　含英咀华
——梅汝恺的翻译生涯和追求
高涧平　杨桂森 [4]
梅汝恺在波兰驻沪总领事授奖酒会上的答谢辞 [11]
附录二　波兰驻沪总领事柯瓦尔在
梅汝恺授奖大会上的致辞 [13]
关于“文学、文化和民主”之我见
——在伊斯兰堡国际作家会议上的发言 [15]
外国文学“门外”谈 [19]
外国文学管见录 [33]
从考察江苏昆剧院想到的 [39]
梦回波兰 [存目]
附录三　波兰忆 [存目]
一部卓越地反映中国敌后抗日斗争的小说
——美英学界评介艾煊的《大江风雷》 [42]
白杨悲风忆故人 [63]
附录四　鲍昌遗函　致梅汝恺书 [70]

梅汝恺文集

目　录

[72] 忆方之
[86] 忆司马攻、梦莉
“耕者知原　渔者知泽”赞
[92] ——王鸿《文苑春秋》读后
[98] 看吴贻弓拍电影
[103] 《显克微支评传》序
[110] 漫议雪耿的《天堂恩怨》
[119] 哭程里
[123] 幸福之路
[146] 江南“明珰”天目湖
[148] 吊运来老
[150] 吾友一平
[154] 《扬州游记散文选》序
[156] 故乡寄衷
[159] 今昔阜城镇
[162] 故乡的野菜
[167] 童年情思
[185] 文谊·乡谊·波兰驻沪总领事授奖及其他
[188] 金陵情思
[192] 石城花树
[195] 愿得长如此　年年物候新

梅汝恺文集

目　录

古鸡鸣寺·古胭脂井 [197]
双门楼　看杂技…… [202]
南京:三路车女售票员 [210]
奇寒中的“雪莲” [218]
我和体育 [221]
我和猫 [223]
扬州二十四桥重建了 [228]
细君·昭君·文成公主 [230]
附录五　一篇文章是怎么引起重大反响的 [237]
河姆渡·孟城驿·宫人斜
——小议“切勿使历史遗存‘遗’其‘存’” [240]
扬州花事 [246]
江山留胜迹 [250]
忆扬州——井台趣话 [252]
闲话史公祠 [254]
个园乃奇文 [256]
古木兰院轶事 [258]
波兰人与扬州 [260]
食事漫笔 [266]
龙虬庄沉思…… [269]
兴化菜花赞 [274]

梅汝恺文集

目　录

[278] 重访姜堰
[280] 杏花雨
[282] 桃花江·达坂镇·寒山寺·二十四桥
姑苏村歌赞
[285] ——评魏雪耿长篇小说《村歌》
[288] 乡镇·乡贤
[293] 地灵·人杰·常熟
[295] 我的无锡之缘
[299] 《马春阳作品选》读后
[302] 青甘万里行
[347] “友谊关”沧桑
[349] 长白山天池
[353] 曼谷夜会
[359] 北榄看鳄鱼
[365] 博泰耶兄“人妖”
时代之窗　作家之友
[369] ——《钟山》印象记
[373] 作文甘苦谈
[376] 写作应有坚韧不拔精神
[380] 读书摭言
[384] 古玩二事

梅汝恺文集

目　录

“虎纹青铜巴人剑”浅析	[388]
“观音”中土化的启迪	[394]
“乐而不淫”《闺阃浴》	[397]
爱国反霸抨击强权政治是显克微支创作的主线	[403]
《火与剑》论	[412]
《洪流》中译本序言	[425]
《边塞喋血记》前言	[430]
《君往何方》论	[437]
论《十字军骑士》	[446]

第 5 卷

散 文 评 论

幼时“情结”,成年死恋
——我的“文学之路”(代序)

谈自己的文学途径并不好谈,只缘身在此山中,但既已应《青春》之约,姑且就谈谈。迄今我的文学著译为数仅六百余万言,就中译作占其五分之三。以译亡国奴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微支的鸿篇巨著为旨归,五部小说凡四百万言,因而获波兰文化艺术金质奖章而应邀去波兰。记得波通社记者佩俄罗和克拉科夫《文学周报》主编孔达访问我时,都爱问我:“你创作了多少作品?”面对这问题,每每问得我面红耳赤,期期艾艾难以应答。因为我知道,他们国家的显克微支作品就有一千万言,普鲁斯亦近此,而我无非只是名侏儒耳。中国文人爱讲,张若虚以《春江花月夜》孤篇压倒全唐,曹雪芹、高鹗以一部《红楼梦》名噪寰宇,诚然这是他们的光荣,其实亦是可悲的,毋宁说,这是文士的不幸,因为如果多几篇《春江花月夜》多几部《红楼梦》,我国文坛岂不更加壮丽?惜我们文士常与苦难相伴,还如古诗所言:“天恐文士未尽才,常使零落在蒿莱。”因此,若联系我的奋发为文的苦难史,则我又认为,虽然我的贡献微薄,但面对世人或者我不应愧疚。我是一九四九年国立上海商学院合作系毕业生,在旧日大学课堂里的我之所学,基本上是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。因此,我和我的若干自学成才的同行有相似处,即完全靠个人的对文学殿堂的心向往焉,靠笔墨磨练和生活锤炼而在文学之旅的严峻竞争中坚持至今的。此间的曲

折,个中的酸甜苦辣咸,我想对今天的幸运的青年同志可能有某些借鉴意义,因此我也心愿写这篇短文,权算"及时当勉励"之意。

我最早写的小说是发表在大学的铅印校刊上的,因我任该刊的社长兼总编,故应属自拉自唱自编自演型,其发行范围不超出上海大专院校的校园。一九四九年八月,我开始任《苏南日报》的记者,完全扔掉了货殖之学,而转向了新闻。就严格的涵义,新闻与文学亦似"隔行如隔山"然。但记者岗位提供的生活领域的"海阔"、"天空",使我这个只发表过一个小短篇的文学圣殿的可怜觊觎者,毕竟有了一试身手的机遇。就这点说,我较许多同行好像要幸运些。我懂得在生活中濡汲,是时也,年岁轻,有激情,且耳灵眼快手勤,我工作得很刻苦,很耐劳,凡我所见所闻所感的,我都详记而细录之,这对愚拙者有好处。我从写略带文艺性的通讯开始(这类通讯写得很多),一张大报每天有数万字的篇幅,编辑部每偏爱于记者之作,因此凡我所写的,隔日就能见报。当时意态颇如那"水深鱼极乐,林茂鸟知归"。到一九五一年,我就敢于尝试新闻业务中的大器之作了:五万字篇幅的报告文学。因为采访深入,资料丰富,思路明晰,情绪饱满,遂洋洋洒洒,一气呵成,出现了解放后报界鲜见的写一段发一段的顺风顺水之境,而此回响出乎意外地立即反馈了来,上海《文汇报》、《福建日报》等报刊作了转载。一九五二年成书,再版了七次。出版总署还对该书给予推荐、表彰。

这种新闻意义的成功,竟极大地影响着我以后的文学创作的路迹。新闻记者是宣传家,是熙熙攘攘于时新花丛中的蜂蝶,相近于文艺范畴里的演中心唱中心者,而文学需要的是更多的深沉和尽可能的永恒,是需更高层面的艺术地人生表现和人生思索。而欲作这样的转辙,我就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。此后我调到出版社任文艺编辑,于一九五四年写成了篇幅十六万字的长篇,记得此稿的责任编辑即是现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的罗洛兄,他看了稿件后即给我来函说:"大作拜读了,我们觉得很好,它对现实很有教育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义,谨寄出版合同两份”云云。请看,连罗洛的睿智也是凭那么种标尺以衡量作品的。对应的事例,一九五七年春我写了一个短篇,主观上渴欲依从文学自身功能,而欲表现人物和生活的原状,反右时便受到了批判,定性为‘莠草’,它几乎已与毒汁四溅的‘毒草’为邻矣。

回顾五十年代,当时的作家主要是写中心配合中心任务;而当今的青年作家创作路子比过去宽阔得多,为什么也会出现毫无生命力的‘朝生暮死’的作品?这与赶时髦,追逐‘新潮’不无关系。这种文学魔圈值得深思。

古诗云:‘地若无山川,何人重平道。”一九五七年冬,世事终于把我推到了生活的峻岳险壑之间,出于众所周知的因由,我给贬谪去了扬州,此一去竟损折掉我二十二载华年。正是对文学这冤家之恋,恋得我斯人憔悴,恋得我‘衣带渐宽’。此间,我写过长篇小说,也试过电影剧本,但因属‘另册’之人,当日是无权发表作品的。

时至一九六六年,急风暴雨的‘文革’来到。‘人生寄一世,奄忽若风尘’,我又被发落去某图书馆。生活的艰涩卑贱,偏又心怀鸿鹄之志于缪斯圣坛之祭的我竟敢以‘河清不可俟,人命不可延’的紧迫感,排除万难地矢志于世界语言大师显克微支的辉煌巨著的选译。从一九七〇年开始,我系统研究了享誉世界的显氏伟构《火与剑》和《君往何方》,我谢天谢地在图书馆期间,这仿佛冥冥有显氏英灵的庇保在,使我有可能博览群书,且从容‘简练以为揣摩’。手中没有记录卡,我就从废纸篓里捡取各种色泽各具形状各类质地的碎纸片,从数以百计的典籍中(包括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)摘录下近十万字的资料,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,我终于写成了长达五万言的《显克微支的创作及历史小说〈火与剑〉》和《评〈君往何方〉》两篇专论,从正面肯定显氏的创作劳绩,努力以马克思、恩格斯的雄辩的论点为依据,批驳了国内外若干学者强加于显氏的许多诋毁与诬陷,目的恰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封,恢复显氏著作的固

有的辉煌。此后,又转入对《火与剑》、《君往何方》正文的译作。《火与剑》全文八十万言,《君往何方》五十五万言,六年期间我把《火与剑》译了三稿,《君往何方》译了两稿。我不仅力求译得准确,而且更力求译出神韵。为这两部书,包括两部书的专论,还有尚未面世的《拿破仑传》初稿,我实际写稿达四百八十万言,平均每天写二千二百字。那厚积的各类译作纸张堆起来都高达胸胁。确实那是漫漫的"长征",是极其艰辛的跋涉,因为白天我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,只有在晚间,在喝完两大碗稀饭咬掉两块萝卜干后,我才进入妻子为我安排的一灯荧荧的斗室里,坚持每晚译作三小时而后安歇。酷暑炎夏,我是从不乘凉的,在门洞深扃的斗室里,一任汗流浃背;隆冬季节,我就蜷缩在"布衾多年冷如铁"的棉被里,把电灯悬到床头,呵手译文,从不间断。有一阵住防震棚,因棚子没有搭好,方方面面缝隙极多,于是外面下大雪,棚里下小雪;外面下大雨,棚里下小雨,我仍每晚写作三小时。我干得很正经,很有耐性,很有恒心,更很有信心,其实这信心是十分虚妄的。李白《行路难》有言:"多歧路,今安在?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。"而我的"时"在哪儿?"沧海"又在何方?因为在那风雨如磐的时日里,没有谁能预测出:"固一世之雄"的林彪会垮台,"四人帮"会覆灭,会有伟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我这个人,有朝一日会像生满铜绿的"出土文物"那样得到重新评估,会重新回到作家队列,会重新以心灵之笔服务人民。"凌风知劲节"么?"负雪见贞心"么?这种褒赞只该出于事后,而不可能赞于当时。而是时也,我只是瘦削其体,佝偻其腰,敝陋其衣,苦巴巴其面,趑趄于其行。只有在晚间,在我那深扃门窗的斗室里,把妻子用过的备课纸翻转搁到破桌面上,渴时喝一口茶;困时,吸几口小旱烟锅里燃着的烟末,于是我奋笔疾书,神驰于显氏为人类展示的宏丽的历史画卷中,徜徉于人物激发的诡波谲浪的情节之间,我哭于斯笑于斯吟咏慨叹于斯,享受那奇幻的异国艺苑的芬芳,我本真的梅汝恺只有在这种氛围里

才重新现形。那时的我,眼眸明亮,眉峰舒展,精神抖擞,魂魄灵动,沙沙笔触,声声如饿蚕之啮咬桑叶,作家梅汝恺此刻此时也就“复活”了。上述的‘一箪食,一瓢饮’的茹苦含辛,不只国内若干有影响的报刊,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,香港若干出版物,都曾这样或那样报道过。国外方面,如波兰的多家报刊,美国休斯敦的‘SAMARTIAN’杂志,英国伦敦的《波兰文学》,也都以专文作了详细述介,这类文章当然在于突出表彰中国作家对文学的坚贞,强调‘意志’之为用。一九八七年《人民日报》大地专栏编辑来函,要我向国人谈谈自己的从事文学的心态,我呢,就特别以我的‘牛棚’译作为例,在回函中有部分这么写道,譬如那种年头,我仍从事译作,确实,“很难说有自己什么个人功利目的在,因为我自己认定,这些译稿在我活着时能与世见面那是荒诞的”,“然而即使我时乖命蹇,终我此生等不到春暖花开的一日,但我殚精竭虑的努力,在未来的时日里,这些笔迹褪色的遗稿,或还可为祖国的新生报效于万一。个人时运是未知的,我中华前程锦绣却是可知的。我的不泯丹忱,仅体现在这一点上”,而‘我感应于祖国未来的呼唤”,实出于“‘春蚕到死丝方尽’,蚕不死,丝不尽的情思”(见《人民日报》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大地专栏)。我自己所强调的是‘情思’二字,就中既包括意志坚贞,又包括对文学的不渝之爱,或者说,至死靡它之恋。

这种爱恋的存在我并不把它看做是先天的。人们常说‘文学禀赋’,恐怕这只能是指人的先天素质的或然倾向性。有无这种倾向性对于作家的成长当然是重要的。但涉及对文学之爱,甚至爱到‘春蚕到死丝方尽’,则很大程度上应是后天形成的。我四岁识字五百,六岁作文。我的祖父梅品山是一位画家,在偏僻的县城里享有名气。他曾下决心培养我做胜过他的画家,在他的揠苗助长下,从小我就学写《毛公鼎》,临魏碑,且从他学画梅花,而我就像项羽学剑三年不成那样,我的字至今写得一塌糊涂,画的梅花从没资

格画到宣纸上,祖父的善良愿望惨遭彻底的破灭。我的父梅冠芳,是曾在武汉、上海等地读大学的新派人物,但他却拼命教我国学,更强调死记硬背,加在我头上的纯是旧学塾那一套,然而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在我身上竟产生了水滴石穿之效。我曾熟背过二百来篇古文,即使我已年过花甲,可当初的"幼学如吃"使我仍能流水般地背诵出其中的若干篇。我有位叔父叫梅渐浓(名曰体芳),生得风流蕴藉,文才冠绝乡里。七岁时我写过一篇作文,带故事性地描述一条恶狗,赶咬一名衣着破烂的老年讨乞者,作文以天真的悲悯写讨乞者的可怜。此文大受家庭教师的赞扬(他是我的堂叔梅友柏),也得到善文者渐浓叔的垂青。为了鼓励,他送了我一整套《儿童世界》和数量更多的《小朋友》。不仅此也,他还跟我的母亲说,为了犒赏,他要带我且惠及我母和我姐去阜城公园吃馆子。母亲感到体面了,为了赴叔父的"赐宴",她特地给我办了一套布质考究的海军装。此举使我头一次尝到了扬州干丝的美味和五仁包的可口。而那《儿童世界》所展示的文学天地,竟颠倒得我寝食难安。金斯莱的《水孩子》故事,侠盗罗宾汉的轶闻,岷江泛滥,有姐弟两个小朋友如何坐在木盆里沿江而下逢凶化吉,等等。直至今日,这五十多年前的旧事,包括上述诸文的插画,我都栩栩如生地浮忆脑际。文学"情种"我认定就是如此经历着"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"的落地细无声的滋润,而悄悄在我心间催芽舒叶了的。我的另一位叔父梅自芳,当时虽不为文,但却是个可爱的读书迷,大量的书给他买进,读后便"庋藏之",天意使然,这却为我预备饕餮以嚼的文学食粮。抗日烽火燃起,我们合家逃难去了乡间,正是在战乱的环境里,我有条件像古人苏秦那样,"乃夜发书,盛篋数十"而得"伏而诵之"了。我系统地读了三十年代重要作家的所有选集,当然也读了古典名篇如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桃花扇》、《长生殿》,甚至洁本《金瓶梅》等。我很小就从家庭教师习英语,十二三岁时也就开始读霍桑的《古史钩奇录》、《泰西五十轶事》、《海外轩

渠录》等英文版小说。文学路上的机遇对于每个作家都具有偶然性,但对文学之恋或所谓“文学情结”,我想我们每个同行大都能谈出某些他们幼时的感悟。有些文艺心理学家正在武断地说,作家的任何成长,都是他或她幼时“情结”的延伸。这说法可能不全面,但就我自己的体验,我认为此言并非无因。而我的祖父、父亲和叔父们对我幼时的文学之爱的栽培鼓励,我是不能忘却的。岁月悠悠,我的祖父早已故世,父亲也已故世了十一年,两位叔父则远去了台北。在“千里共婵娟”的回忆中,我们可能都回忆到这些旧事。“人生无根蒂,飘若陌上尘”,旧事每如尘,但忆之即在。这便是我们共同的“根”。我愿借此文,谨表达我对他们的深切的遥念。

最后,为结束此文,我愿向青年同志进一箴言:“天若无霜雪,青松不如草。”我更恭祝恋于文学者皆“梦笔生花”,文运永亨。

(原载《青春》)

从波兰的显克微支“拿来”
——答《人民日报》编辑函

山风同志:

惠函拜悉。我简单说一说自己。我原也是一名新闻记者,因此收到你的信,我的感觉俨如是来自“娘家”的平安家书。离开新闻岗位后,我即从事文学创作了。此后,正如你知道的,经历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,悠悠二十二载,颠蹶顿挫,个中苦况,实在一言难尽。然回顾前尘,倒又觉得嗟嗟苦难,确又是时代的恩我以惠了。民于水火,我坐华堂,如此作家如何为文?又如何为民心声?就这点说,作家确实应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。是的,正如凤凰涅槃,苦难是不能摧折丹忱之志的。区区如我,正是在“文革”动乱,“牛棚”劳役之时,开始了显克微支的鸿篇巨制的漫漫译作历程的。六年之内,溽暑酷寒,夜夜劳作不辍,写下的累积字数不下四百八十万言,可谓心已呕矣,血已沥矣。你问我当时为什么搞起了翻译?我当日这么做,很难说有什么个人功利目的在,因为我自己认定,这些译稿,我活着时能与世见面,那是荒诞的;而以“牛鬼蛇神”之身,以贱役劳瘁之体,欲以笔耕贡献神圣的文坛译事,实亦属荒诞。当时所以这么做,我是感应于祖国未来的呼唤,一己“文心”的呼唤而已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。蚕不死,丝不尽,无非是这么种情思。

我原不是翻译家,所以惨淡经营于显克微支的鸿篇巨制,出发点实是谨遵鲁迅的“拿来主义”。显克微支为文,才华横溢,慷慨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